

2  
3  
中國文學精華

# 墨子精華

名

惟誠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7149B

# 墨子精華

## 目錄

所染	一
法儀	四
七患	七
辭過	一〇
三辯	一五
尙賢上	一六
尙賢中	一九
尙同中	二四
尙同下	三二

---

非攻上	三九
-----	----

節用上	四一
-----	----

天志上	四三
-----	----



# 墨子精華

## 所染

唐荆川曰：句法佳。

孫月峯曰：此篇歷敘所染之當否，足令人主心惕。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

楊升菴曰：忽轉。

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 楊升菴曰：開後來纖巧法門。

【音釋】【伯陽】畢沅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夏桀染於干辛推哆】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干辛，桀之諛臣。推哆，古今人表作推修。【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公】畢云：呂

氏春秋厲作隗云：隗榮二卿。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畢云：呂氏春秋

作隗公鼓祭公穀。【高偃】畢云：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作卻，晉有卻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畢云：呂

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新序作沈尹莖。【文義】畢云：呂氏春秋作

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大夫種】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鄙人。【范吉射

染於長柳朔王胜】畢云：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

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籍秦

高彊其家臣。【太宰嚭】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中山尚染於魏義偃

長】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饒，長其二臣。【佃不禮】畢云：呂氏春秋佃

作田是，禮作禮誤。【行理性於染當】畢云：性當爲生。【處官得其理矣】畢云：理猶治。【則段干

木禽子】畢云：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夏，段干木。又云：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必擇所堪】

畢云：堪，當爲慙假音。

畢云：堪，當爲慙假音。

##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音仿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

陶石簞曰：父母學君爲不仁，奇論快人。

陳明卿曰：博父母之名，居不仁之實可乎？

楊升菴曰：然則



奚以句，再見文  
心轉曲。

孫月峯曰：疊呼  
疊應，層卸而下，  
是絕好章法。

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  
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  
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  
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  
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  
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  
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犇羊豢犬豬，潔爲酒醴粢盛，以敬事  
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  
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  
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  
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

陳明卿曰：淡愈佳。

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陳明卿曰：兼字學問之原。墨子之兼本於天，世人之兼濫於人，兼亦有大焉。

陶乃冰曰：文法如轉丸。

【音釋】【巧者能中之】畢云：史記索隱云：倉頡篇曰：中，得也。【放依以從事】畢云：說文云：仿，相似也。

放，與仿同。【猶逾己】畢云：猶勝于己。【此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說文云：辯，治也。【此以莫不牾

羊豢犬豬】畢云：當作牾牛羊。說文云：牾，以芻蕘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牾，則俱切，今作芻。【棗盛】

畢云：說文云：棗，稷也，棗，稻餅也，然則棗盛之字作鹽。

## 七患

方疏卷曰：七患  
句句的確。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

常祿畢竟減不  
得訓廉歲即是  
生財法願有位  
戰此

陳明卿曰：吝者  
凶之徵

孫月峯曰：關鎖  
得緊

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駢，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

陳明卿曰：慮者  
心之備。

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爪牙所以衛，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廖明河曰：一篇時事奏疏。

【音釋】 【畜種菽粟】畢云：菽正爲求。 【塗不芸】畢云：芸，蕪省文。 【隊其子於井中】畢云：此隊

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 【重其子】畢云：言重於其子。 【故時年】畢云：說文云：年，穀孰也，故曰時年。 【故

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

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

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 【此其離凶餓甚矣】畢云：離，讀如罹。 【是若慶

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畢云：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其事見吳越春秋閻閭內傳。 【府庫單於內】

畢云：單，音丹，單盡也。 【故國離寇敵】畢云：離，讀如罹。

###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

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

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

加利者不爲也。役修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

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是故聖王作爲宮室，

楊升菴曰：此正  
生財之要，節用  
愛人，大道簡而  
易操，約而易成  
者，恨未有以告  
之。

陳明卿曰：安節以立敬。

何椒公曰：中情句妙絕，要知凡人之情，皆聖王有以開之，庸流拂情而反目之情多，聖王適情而固謂其情忘，反哉俗儒之說也！○綢緇化物，天地亦只一個情。

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裊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

黃旨玄曰：三吳之杼軸將空矣，請以此爲尙衣箴。

邱瓊山曰：今尙方閉廚校以萬計，嗟乎！玉食雖極水陸之珍，定不須多許易牙，讀此有慨，偶爲拈出。

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饘，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



侯晉陽曰：句法  
甚奇。

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袤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

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

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飢膚和。

胡可泉曰：詳明懇惻，一篇絕大文字。

陳明卿曰：五大段忽作三語收，甚老。

【音釋】【役修其城郭】畢云：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冬則練帛之中】畢云：中讀去聲。【珠

玉以爲珮】畢云：珮當爲佩，古無珮字。【樹藝】畢云：古只作藝。說文云：藝，種也。从耒，珮持而種之。【夏則

飾饗】畢云：飾若覆食之幕是也。饗，說文云：飯傷溼也。

### 三辯

陳明卿曰：息字妙，流而不息，所以爲妙也。

楊升菴曰：象功昭德樂爲王道之終，然升降淳漓，又開氣運之始，微乎微乎，誰與參此？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濩，又修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

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飢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侯晉陽曰：聖王不爲樂，是千古翻案法。

【音釋】 【冬藏】畢云藏古，頁作臧。

【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爲飮，缶是甬字之壞。

【此亦無

也】畢云此亦無達於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 尙賢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

陳止齋曰：衆賢字新。

侯晉陽曰：邇來右文左武，射御輩直奴隸之耳，安望其敬且譽耶？老知勇于推埋，困英雄于行伍，設使疆陲有故，真欲以賦詩退乎？

楊升菴曰：借功名之路，開道德之門，是聖王絕妙機括。

陳明卿曰：第一要此等人有悟頭。

唐荆川曰：龍比有心，只因少術。

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

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

揚升卷曰：古人  
高爵重祿，欲其  
事之成，今日高  
官大祿，止以養  
其家之肥。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

陳琴軒曰：歸結政本上有牧豨。

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侯晉陽曰：言尚賢而使人猛省回頭，議論何快！

【音釋】【四鄙之萌人】畢云：萌，氓字之假音。【闔其自入】畢云：言所從入之門。【以勞殿賞】

畢云：殿，讀如奔而殿。【服澤】畢云：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

畢云：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

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閔

之中】畢云：兔置之詩，恐即賦閔天泰顛事。

### 尚賢中

侯晉陽曰：何以知句法傲公穀。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

薛君采曰：貴賤  
共立，以扶世界，  
兩項人缺一不  
可，但治權須自  
費出耳。

陳明卿曰：賢君  
作事不迂闊。

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者歸之。以



唐荆川曰：得管  
夷吾心。

陳明卿曰：事君  
之義，無過善則  
歸君。

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  
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  
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  
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  
曰：「告女憂卹，誨女序彛，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  
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古者聖王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  
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  
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  
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尙賢使能爲政，高予  
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

楊升菴曰：果轉  
明快。

林尚默曰：今日  
居官的榜樣。

而用我也。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

尙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旣可得而知己。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尙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

侯晉陽曰：一波未已，一波復起，今人無此奇恣。

【音釋】【蚤朝】畢云：蚤字同早。【既曰若法】畢云：若猶順。【惟母得賢人而使之】畢云：母，讀

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貴之】畢云：般，讀如頒賜之頒。【假藉而用我也】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

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面目佼好】畢云：佼，佼字假音。說文云：佼，好也。玉篇云：姣，音校，妖媚也。

## 尙同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

侯晉陽曰：局法  
整練。

陳明卿曰：傍薦  
規諫，總是善歸  
于君。

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  
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  
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  
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  
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  
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  
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  
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  
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  
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  
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  
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

唐荆川曰：以鄉治鄉，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

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於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

李光垣曰：說到  
天奇絕。

侯晉陽曰：神道  
設教。

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sup>？</sup>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尙同乎天者，則天蓄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蓄戾疫，飄風苦雨，薦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

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疆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疆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



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刑之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母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

唐荆川曰：遠應。

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爲勸乎？上唯母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義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謀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心

侯晉陽曰：用非神也。轉下吁氣成采。

李虹西曰：同則公，公則人心之靈，君心之靈，往往融通於無間，此正所以爲神。

唐荆川曰：收煞得妙。

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則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曰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唐荆川曰：絕奇絕暢，古今有數文字。

侯晉陽曰：一氣呵成文字。

【音釋】【以爲唯其耳目之請】畢云：請當爲情，下同。【呂刑之道曰】畢云：之道，當云道之。【苗民否用練折則刑】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畢云：孔書殺作虐。【相年之道曰】畢云：相年，當爲拒年。【輕大夫師長】畢云：輕當爲卿。【富貴佚而錯之也】畢云：錯，讀如舉錯。【政刑之便譬】畢云：譬，讀如僻。【唯而審以尙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尙同，今據增。【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 尙同下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

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苟若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

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

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

王陽明曰：眞實  
議論。

王守溪曰：醒人  
語。

李見羅曰語不  
厭重。

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旣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于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于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尙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旣以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故當尙同之爲說也，尙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以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窺，小用之治一國

蘇紫溪曰：說到  
天尙同之義始  
盡。



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

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

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尙同爲政善也。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唐荆川曰：俱是治天下大道理，奈何以爲異！

李光垣曰：中閒多引先王之言，是接儒處，予更喜其文之爽駿。

唐荆川曰：收煞得妙。

【音釋】 【而辟之】畢云：辟，同避。 【唯而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畢云：而，同能。 【治天下不

窕】畢云：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 【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 【而治要也】畢

云當云治之要也。

## 非攻上

孫月峯曰：從小入大，歸到攻國之非，章法斐然。

陳明卿曰：善戰上刑。  
侯晉陽曰：要見古人立言垂世，都只爲盲人開眼。予嘗謂一部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

論語，總是一章相師耳。

宗方城曰：喻透。

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侯晉陽曰：立言之旨，深則孟子本意，行文亦復酷似。

【音釋】【入人園圃】畢云：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至入人欄廢】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

木欄也。【拖其衣裳】畢云：拖，讀如終朝三褫之拖。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拖，徒可反，拖，即拖異文。【今

至大爲攻國】畢云：据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畢云：奚說，猶言

何樂。

揚升菴曰：不加賦而用足，正是此意。

## 節用上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鯁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鯁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芋鯁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人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芋鯁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

王鳳洲曰：倍人  
奇絕。

又曰：寡人更奇。

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  
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惟人爲難倍；然人有可  
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  
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  
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  
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  
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  
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  
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  
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餽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  
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  
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

道，天下之大利也。

李虹西曰：倍字立論甚異。

【音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利可倍。【辛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辛鉏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

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

【惟母

與師】畢云：母，同貫。【俊棗】畢云：俊卽援字異文。【此不令爲政者】畢云：令，當爲今。

## 天志上

侯晉陽曰：俚而  
不俗。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而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

郎完白曰：究竟天亦何欲惡？自心上打疊不過，便是天意。  
孫月峯曰：疊用然則局法不覺其複。

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



孫月峯曰：總得好。

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墨子言

楊升菴曰：就天意說出兼愛教旨精究。

郎完白曰：一時之殘虐易逞，百世之毒口難逃，可畏可畏！  
孫月峯曰：看章法。

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櫛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

宗方城曰：明悉

天愛天下之百姓，不刊之論。

郎完白曰：方出題面，可謂雲藏袖盡處。

又曰：結句遒逸。

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奈何？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侯晉陽曰：說天透甚，不作玄語。

【音釋】【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學云：玉篇云：所處所。【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學云：猶云日

暮途遠。

【幽門無人】畢云：門當爲洞。

【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

【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之也。

【方施天下】畢云：方當爲旁，或當爲專字之壞。

【言非此】

畢云：非猶背。

【猶倖馳也】畢云：倖，一本作僥。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5 7149B

I42556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

中國文學精華  
墨子精華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有者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I 42556

(30)  
(10966)

0.20